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四四二九  
五〇八

內閣文庫  
漢書  
類號冊架  
四四二九  
五〇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8
冊數	50 (31)
函號	281 1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蘇張列傳五十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叱其使曰吾奉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貲取  
鉅萬環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  
不能赴環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  
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  
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  
相度蔽環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  
閱正盡一月止使柅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  
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環以爲縻損浩廣雖  
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  
尼濫僞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

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環明曉法令多識臺省  
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  
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  
岐隴間相煽誅爲亂環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  
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環廷爭不可帝猶依違  
司直范獻忠環使按普思者進曰環爲大臣不能前誅  
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於是僕射魏元忠  
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  
思於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

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環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  
孺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環獨不  
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環自解於帝曰宰相燹  
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  
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  
王以大尉輔政后詔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  
客紀處之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環議禁  
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  
環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  
王輔政事環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卽位進左僕  
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  
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遺令薄葬布  
車一乘環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  
溫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賊被杖及用事憚環正卒不  
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頰固辭乃擢中  
子又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廷文宗太  
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環諸子頰說顯  
頰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爲程  
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曹  
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

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頌驗發其誣多  
從洗宥遷給事中脩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環同中  
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  
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  
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  
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  
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  
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  
資之計乃詔以頌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  
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  
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頌頓首謝明日加知制  
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頌始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  
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又何愧前  
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  
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  
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  
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  
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蠢蠢語負勝哉遠夷左  
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  
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虓將謀夫授會濟師則吐蕃不日

崩破亦無待窮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干乘  
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  
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耻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  
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  
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  
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  
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  
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  
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  
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

自阪泉功成則脩身間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  
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猷天居祗  
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  
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  
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  
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  
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  
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  
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  
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

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  
碑命頊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  
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  
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  
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頊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  
有未及或少屈頊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頊更申璟所執  
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  
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斷  
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  
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劫  
人流亡詔頊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頊尚簡靜重興力  
役卽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而穀  
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  
琵琶捍撥玲瓏鞭頊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  
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明公在遠臣得忤上  
意頊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  
臣節邪舊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謀者吏請討  
之頊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母得爾苴院羞悔不敢侵邊  
從封泰山詔頊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  
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

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  
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賁一言  
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頌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  
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  
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  
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諡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  
將獵聞之曰頌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頌性廉儉  
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  
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日卿  
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

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頌叙事外自爲文章  
云

說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分陰尉遷祕書詳正學  
士累轉給事中時頌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  
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說卿  
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說  
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頌曰吾家有  
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  
九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與師靈武震晝夜  
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



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爲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  
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賈濟  
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秦陵  
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  
復以震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環從父兄也父勛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  
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秦府司  
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  
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  
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

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  
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左官尚書來俊臣素忌  
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  
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謨糊名  
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  
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  
乎若爲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  
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

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  
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旣滅  
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  
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久視中后暹暑  
三陽宮沆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水之隔崕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  
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饗太倉武  
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  
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劔戟示人鐔柄臣竊爲陛下  
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  
不可一也告成禍小萬方輻湊填郭溢郭併鋪無所排  
斤居人蓬宿草次風烈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惇老病流轉  
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  
誘上心削巒起觀塢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  
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  
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  
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尙禁內有榛叢  
谿谷猛毅所伏暴戾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  
蒙密乘險巖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  
思患豫防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覩邊

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翰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脩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揆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言責不職耳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旣暮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祁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爲兵部兼脩文館學士睿宗卽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註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尉勞之玄宗爲太子說與褚元暈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卽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已

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  
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  
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爲浚寒  
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  
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  
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  
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  
之賢哉且乞寒浚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  
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  
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  
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  
時瓌子頌爲相因作五君諫獻頌其一紀瓌也候瓌忌  
日致之頌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蹇有黜不宜棄  
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  
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  
脩國史勅齋橐卽軍中論譏朔方軍大使王峻誅河曲  
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  
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尉安之副使李  
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  
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

由是九姓遂安駿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  
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  
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圍待賓遁入鐵  
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  
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爲朔方節度  
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  
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  
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  
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

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  
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  
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  
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  
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  
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曠騎者也帝自東都將  
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  
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雎上祠此禮  
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  
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

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  
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  
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  
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  
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  
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勳而不  
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  
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  
吏部置十銓與蘇頌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  
於是銓綜失叙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  
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詞  
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亮臣依據說勢市權招  
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  
甫刑部尚書韋抗卽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  
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  
蓬首垢面席臺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  
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  
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旣罷政事在集賢  
院專脩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  
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

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詭密請講和以休息鄯塞帝曰朕待王君奘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奘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奘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嵩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練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奘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勅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醪饌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正會贈太師諡曰文貞羣臣駭異未決帝爲製碑諡如太常繇是凡說敦氣節立然許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旣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脩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脩

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  
與脩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  
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俵  
太厚無益國家者議曰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  
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  
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  
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爲其  
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  
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夫  
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于均均均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  
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  
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  
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  
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已才  
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  
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  
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缺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  
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瑁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  
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



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均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請父光爲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均厚卽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以此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之因幸內宅顧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均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婿均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

范陽詔高力士餞漣坡力士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均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均爲盧溪郡司馬叔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均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均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卽來房瑄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瑄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均安在瑄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終  
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  
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均遂與希烈皆相祿山均  
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大平用事納忠憊倦又圖封  
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為姦人排擯  
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遠  
敗其家若瓌頰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終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第五十一

宋宋祁撰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直郎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脩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  
脩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為吏  
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  
黃門侍郎兼脩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  
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

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  
故曰不可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  
李夏五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  
化立治爲政養人之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  
福而也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  
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  
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  
且國有簡冊若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  
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  
下散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顛顛以謂朝有新政今風

教頽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厓吏員寔  
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羸二千太府之帛爲彈太  
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  
旱五穀不立繇茲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  
又突厥於中國爲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  
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  
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  
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  
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  
衆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

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  
恨前賞薄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  
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充渥由黃  
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  
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  
古遺愛慕之者其魏公平贈幽州督都諡曰忠所薦涇  
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  
澤密尉宋遙左補闕哀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  
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  
陽尉與魏徵表免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愬仕爲靈昌令遂爲縣  
人懷慎在童幼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  
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  
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  
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  
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  
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纓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  
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  
臣愚謂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  
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葢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二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  
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  
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  
或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  
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  
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  
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方媿處爵  
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  
下相蒙寧盡至公平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盤乃小小  
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興  
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  
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程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  
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  
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  
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  
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  
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

民力徹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  
災曠成疹社稅減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  
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  
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  
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  
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  
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爲政之蠹  
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  
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嶺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  
貨指貲訖無恻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  
更牧退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版邑何負聖化而獨  
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  
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  
凡才况猾吏乎臣請以臧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  
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卽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  
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遷同紫微  
黃門平章事二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拜憲  
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  
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  
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

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  
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虞從愿帝  
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  
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  
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  
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  
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  
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  
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  
晏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  
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  
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廝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  
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  
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  
頌爲之文帝自書子奕奕

奕早脩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  
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旣利物内存匪躬斯爲國寶不  
墜家風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  
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故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六  
一  
與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  
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  
隱與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奕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  
氏曾祖繁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  
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  
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  
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諡曰明祖寬高  
宗時爲大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  
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  
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封金城侯卒贈秦州都督諡曰成元紘早脩謹仕爲雍  
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  
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  
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改好時令遷潤  
州司馬以辨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  
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磴瀦竭爭  
利元紘救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  
侍郎會戶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  
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



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絹二百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屯田其爲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撰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脩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九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勅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不憚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微弱得封物調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

遙之美黜劉冕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暉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暉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裏番贖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許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暹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

孚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碛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接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積遺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令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

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爲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  
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爲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  
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  
爲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  
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  
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匹賜之  
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諡  
有未盡博士裴摠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  
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右司考定卒諡貞孝暹  
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  
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壘壘爲之自弱冠誓  
不近親友獻遺以終身旣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  
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選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  
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  
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  
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  
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  
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

李湏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  
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  
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太兵合鼓而南雪社稷  
之耻不亦易乎即具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  
儲詹凡最使湏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三日  
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頃迎謁說曰朔  
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  
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  
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  
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  
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  
壇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  
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爲肅宗授鴻漸兵部  
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  
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  
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  
城遁入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  
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  
召鴻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秦建二陵制度  
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

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  
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  
都邛州牙將栢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  
夔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  
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  
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  
逾劍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旣見  
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  
酒高會因薦旰為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  
州刺史各罷立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  
任宜為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膽五石復輔  
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二年兼東都留守  
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劍南  
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  
太尉諡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指紳效  
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為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  
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  
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

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卽位未  
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  
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  
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  
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  
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  
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  
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  
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  
狄內附丘革用舜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  
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  
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  
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况六合元  
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  
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  
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  
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  
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  
縣令尚可言哉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

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錄不選親  
人以成其蔽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  
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  
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  
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  
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  
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  
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待  
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  
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惑天下  
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事

爲僥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

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才  
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  
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  
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  
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  
言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  
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  
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

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錄不選親  
人以成其蔽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  
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  
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  
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  
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  
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  
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待  
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下  
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

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  
爲僥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  
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  
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  
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  
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  
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  
言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  
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  
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



入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蔽於  
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  
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  
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  
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  
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  
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  
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  
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  
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  
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  
亦有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  
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  
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十天  
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  
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  
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  
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  
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  
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

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  
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叢恐  
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  
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  
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  
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  
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  
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  
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  
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  
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  
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  
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  
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  
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  
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  
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  
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  
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

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決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藏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

卿皆播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  
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于  
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  
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  
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  
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  
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  
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  
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  
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  
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  
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官嬪  
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  
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  
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  
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  
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  
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皋亦  
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  
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  
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  
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  
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  
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諡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諡敬  
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諡考大節略細行  
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  
疊致台衮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  
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  
蠱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嗚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  
尸僵血流齒骼成岳毒痛之痛訢天無辜階禍之發寔  
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  
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  
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  
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  
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  
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鄂令崔  
發以奪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  
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觀察

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  
日群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群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  
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  
闢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體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  
俄許收葬故齒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  
窄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  
州刺史召入授祕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  
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  
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  
仲方確正有風節既駁吉甫諡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  
既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  
像於熒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刈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  
鏤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  
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襄爲部人告變詔大  
敏鞠治或曰行襄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寃恐  
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  
御史覆按卒殺行襄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  
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

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  
爲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殿芻  
休請均賦宅部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宅州此守臣  
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曰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  
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  
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  
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羨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  
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  
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  
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  
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  
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  
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  
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  
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照不  
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  
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  
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

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日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泂混渾泗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鎡家貲有隱入爲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員外郎與泂皆以累貶洪後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泂混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當卿渾大常少卿泂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

史

混字大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北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泂知制誥當草王璿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混兄弟皆斥冗官璿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混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混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根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



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剝人亦咨  
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濕  
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  
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混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  
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二千頃帝怒曰縣  
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  
計亦斥爲豐州司戶員外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  
混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畏混還  
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混措刻  
徙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  
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  
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駭混訓  
士卒分兵戍河南旣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  
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  
公李希烈陷汴州混遣裨將王栖耀李長榮栢良器以  
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耀等破走之  
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混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  
恠之混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  
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  
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婺州屬縣

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內  
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聞京都未平  
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  
上元道佛祠四十區脩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  
以爲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  
皆百尺命偏將丘濬督役日數千人濬虐用其衆朝令  
夕辦先世丘壘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  
大關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爲宣州  
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樓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  
甲士三千臨江大關浼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  
繒相餉酬然浼握疆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  
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浼運米饋之  
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浼顧僚吏  
曰天子蒙塵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  
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  
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  
惑之會李泌間關辨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  
朝浼既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  
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  
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

京師帝委滉專督之而琇長其剛復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滉給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謫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指爲黨與寢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脩屬更禮滉辭不敢嘗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爲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浸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爲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

玄佐玄佐請行會澆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取祿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斲削資儲辭大戎未蒙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澆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忠肅澆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當門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第洄稍增補之澆見卽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澆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澆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旣得志則彊肆蓋自其性云子羣臯羣終國子司業臯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誤澆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爲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

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銓爲倉曹  
參軍鋒苛斂吏乃說臯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  
萬石獻於帝臯悅之奏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  
請蠲租賦臯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  
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  
史人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  
事新貴從弟臯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沔觀察  
使叔文敗卽拜節度使徙鎮海人爲戶部尚書歷東都留  
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  
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宮留守穆宗以  
舊傳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爲真又進左僕射長慶  
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  
曰貞臯貌類父旣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  
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羨  
哉嵇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  
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  
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  
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  
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  
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

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憊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北平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洞字幼深蔭補弘文生蒲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洞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爲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軍德宗卽位起爲淮南黜陟使復爲諫議大夫

其任乃擢洞戶部侍郎判度支洞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卽台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歛焉故人不艱食洞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臯上疏理炎罪帝意洞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

贈戶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艱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終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二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薛良有  
承直郎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為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間吏曰若願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

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  
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  
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  
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  
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  
憲司勳郎中疇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  
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  
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  
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  
相恃以長今爲鄯州別駕願與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  
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  
大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  
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  
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罪之臣恐塞言路  
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聰賦矇誦百工諫庶  
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滅死天子以  
爲患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  
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  
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  
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



効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  
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  
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  
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  
相夜旦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  
卽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  
二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  
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  
之朝堂嘉貞畏巉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  
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詰加詔杖已而斃死會廣州都督  
裴佖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救比張說曰不然  
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救得罪官三  
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  
勲貴在入議乎事往不可咎佖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  
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  
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  
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  
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  
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  
謁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

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曜王峻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思

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  
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  
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  
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關完  
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  
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  
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  
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宅遷吏禁之延賞  
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  
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  
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遙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  
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劔南西川節  
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爲亂延賞奔鹿  
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謀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  
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二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糜用  
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  
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  
道及次梁倚劔蜀爲根本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劔南李晟總神策軍  
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衛之至

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議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合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城將校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并省其員悉收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卽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

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淫聞於  
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  
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  
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  
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  
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  
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  
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  
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  
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絹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  
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  
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  
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  
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  
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  
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廡卒張晏被告詔付  
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傳致晏罪言之帝不聽  
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  
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迁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諭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盧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克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負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士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朕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刺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剽門館掠其家資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卽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

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鳴鷓鴣衆怒擊殺之  
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  
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  
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  
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  
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  
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  
燕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筆硯  
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損益  
持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爲右

補闕度出襄陽貶温令度奏<sub>以</sub>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  
右丞韋温劾文規父昔被囚<sub>還</sub>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  
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乾  
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  
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  
開成時事爲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  
改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爲考功員外  
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  
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sub>嘉貞</sub>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

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後貶滄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  
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  
解被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刺史又加  
神冕服遂無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  
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  
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  
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  
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  
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  
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  
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  
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  
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大常卿  
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  
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  
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  
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  
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搆獲於野絳



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  
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  
引咎八年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  
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  
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  
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潔爲鄭尉詔曰乾曜  
身率庶寮以讓旣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太和道之或行仁豈遠  
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繇  
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  
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  
書門下共食實戶二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爲尚書左  
丞相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  
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  
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  
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  
居中未嘗延議可否事晚節唯唯雖署務爲寬平惇大  
故鮮咎悔姜皎爲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  
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惠撫諸弟友義爲中書  
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

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爲世良吏卒官子洧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卽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僣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爲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

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卽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卽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齊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

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  
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  
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  
年秋兩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  
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  
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  
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  
匱往貞觀末徼時祿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  
度寔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爲國大計  
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  
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  
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粗米悉輸東都從  
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尚贏萬計  
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  
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  
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二門迫險  
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  
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  
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  
河陰集津二門倉引天下租絲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

七百萬石省運費二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是以  
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遷  
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  
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吉州耀卿上言刺史縣  
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辜大逼  
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氏且哀  
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  
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天  
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  
者請令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  
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  
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醜遂未赴屯耀卿言  
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  
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益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  
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  
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  
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  
鑿凶門而出今醜叟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  
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  
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

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郎  
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  
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  
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  
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  
綜子信

信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  
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  
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信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  
義帝幸梁信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信建  
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  
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所逐詔  
信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  
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  
半會信至以爲不可巽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  
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  
尚書諡曰貞信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充  
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  
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大平基歟張

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弘  
靖窮於權惜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終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蘇尹畢李鄭王  
許潘倪席齊

列傳第五十三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

承

直郎

郎

監察酒臣蕭良育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

承

德郎

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為雍州

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

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

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

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擬議無所撓后不悅曰

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  
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  
督伐材於號咎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  
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廢用  
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  
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爲岐州刺史復爲  
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  
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  
貨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  
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  
卦論吏部侍郎房頰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  
王祭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  
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彙定屢獻讜言天子  
嘉允出爲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戶部  
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三  
部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實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  
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  
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爲侮已出晉汝州刺史  
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  
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

謀去武三思爲宋之遜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  
婚官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  
邑豪蒲氏騫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贓萬計卒  
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  
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  
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璽書褒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  
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  
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加銀  
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

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州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

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一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  
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  
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  
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  
以自恣邪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  
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  
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空治州有績蠶至歲  
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嘉  
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



作金仙王貞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  
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注木是與以媚上害下  
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  
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  
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  
諡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  
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  
園武后召爲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  
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  
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  
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  
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  
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劍南  
振弊枉私號爲清嚴睿宗嘉構脩絜獨行有古人風其  
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遷  
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  
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  
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  
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弟栩以

唐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炆天寶末爲廣平大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炆生垆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炆節聞垆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上遣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旣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歛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壞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

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姪婿與所親楊仙王共毆辱之傑  
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斬斯等朝  
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賜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款  
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  
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  
發反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  
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并陘尉天授中以制舉  
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  
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曹參  
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  
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  
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口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爲政  
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  
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誣誤皆流  
已決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  
改訊悉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  
論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  
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  
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  
御史以剛鷲爲治所居人吏畏讐呼爲早鵬遷大理正  
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  
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  
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率之六二曰  
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  
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  
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曩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  
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  
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爲廷尉帝私敕肇  
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  
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疑網重  
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蹠則王良  
不能御驥停藥石於膚腠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武  
帝錫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  
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  
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  
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  
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  
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

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蕭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先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慙悸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梓按不避近疆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脩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

庸可默乎乾曜悟遠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  
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大理  
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  
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  
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  
捷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  
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  
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  
絹三千遺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  
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  
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  
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  
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  
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邈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  
乃臥馬下講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  
人變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爲還遷豫州刺史  
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  
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  
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温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

論議節行脩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劔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脩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鴟鵂溪鴟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惟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以平朝廷尊榮人皆望里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者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耻汗詆諤

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  
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毋  
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毋喪  
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細清明爲中書舍  
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  
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  
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被寒遠士多至臺閣  
當時推知人號庶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  
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  
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理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  
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  
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泥大事  
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以棺已卽葬勿久留以贖公私貲  
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  
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  
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斂年十四見特進李嶠  
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  
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  
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



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  
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  
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  
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  
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  
媠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  
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  
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  
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申中書  
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  
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  
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  
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  
百以爲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  
表澣爲副改祕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  
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  
夷君長爲橐它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帟幕  
聯亘上食凡千輦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喜甚爲  
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

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爲左漕  
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漕及蘇晉  
爲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  
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  
毛仲奏請無不從漕乘間口福順與兵馬與毛仲爲婚  
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  
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  
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  
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曾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  
別駕漕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漕入  
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  
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漕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  
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漕徙索  
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  
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漕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  
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  
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  
漕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實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  
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哀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  
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

賊事連澣詔於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  
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  
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  
黃老清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  
褒洗故澣贈禮部尚書澣嘗稱陳希烈宋遙苗晉卿章  
述之才後皆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  
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  
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  
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道人  
紀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  
廢當時謂察爲公而終以儉險斥云澣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  
鎰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  
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  
遷戶部員外郎肅復引爲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  
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  
俄爲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  
累爲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  
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  
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第五十四  
為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初吏部  
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為常  
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  
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  
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  
此其稍近治者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終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第五十四

宋朱祁撰

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可業臣葉向高等奉  
直重修  
承德郎司第仍加第一級臣黃  
錦等奉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脊  
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  
多死唯脊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真  
早孤母喪哀毀擢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  
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

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時  
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高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  
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  
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  
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  
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  
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  
以視須樂闕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  
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卑嚴奉  
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  
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為文咸適所宜時人服  
其得禮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  
姓不合武后旨出為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政不務  
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  
中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  
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為聞孝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  
行謀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  
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  
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為

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遂黜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爲岐王府長史卒諡曰孝時程行謚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亡諡可無媿矣子餘居官清家闈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繇斬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孛蠻人悅服英策及沱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答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爲時所訾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焉純謹無一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

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誦嘗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  
工遂爲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侍郎岑羲歎曰  
君今卻詵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  
正言不可得而誦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  
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  
李喜以代已處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  
太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  
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  
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汚將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汚  
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爲太子左庶  
子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樞室語入曰平生非至  
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  
服除遷中書侍郎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汚請  
洽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更爲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汚  
旣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  
位而已汚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倪首  
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爲魏州刺史  
雨潦敗稼汚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  
常侍爲集賢脩撰歷祕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  
宗廟籩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縉請坐增籩豆至十

二外袒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汚日祭祀  
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  
有麴蘖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以致馨香  
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  
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鉶俎邊豆簠簋尊壘之實皆周  
時饌其用通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  
祖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  
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  
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  
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  
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禮  
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  
使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邊豆以為噉也大羹古食  
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  
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絲古質而今文便事  
也故加邊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  
丹桓宮之楹刻其楠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廟  
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謂臣所未安又太  
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涉曰禮有以小為貴者獻  
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



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  
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  
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  
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舅  
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  
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  
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  
裁於是宗廟邊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毋總麻堂姨  
袒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  
七贈禮部尚書諡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  
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爲度支尚書自范陽  
徙臨漳故從愿爲臨漳人擢明經爲夏尉又舉制科高  
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爲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  
旨進累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  
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僞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  
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  
一爲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  
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  
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

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  
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  
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爲刑部尚書  
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  
括田戶功爲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  
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  
爲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爲東都留守坐子起居  
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  
年河北飢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使還乞骸  
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諡

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權至  
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  
以不經鞠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  
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  
帝更以爲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  
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卽宣所司朝  
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譴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  
令宦官閭與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  
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論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

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  
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爲執政所擠出  
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叙明審  
與盧從愿竝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  
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  
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  
曰此不繩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入爲大  
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  
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  
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  
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廬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  
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贓  
惟枉法抵死今丐贓卽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  
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  
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爲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  
士人以爲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還爲大理卿封  
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  
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  
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

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轎北還諡曰貞

王丘字仲山同皎從子也父同暉終太子左庶子丘十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脩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冷然皆一時茂秀又之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書為刺史制詔皇陶稱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令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竝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為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卒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

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  
下制給全祿以旌索吏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諡  
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  
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為州刺史吳之  
崇執政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勅先天二年  
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  
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  
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為勸也不使靡敝今  
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  
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買  
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  
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  
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為所劾貶萬州員外  
參軍事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  
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絃為相不相中暹嘗挺之而元絃  
善宋遙用為中書舍人遙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  
於元絃元絃屢詰譙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  
任小人乎元絃曰小人為誰曰宋遙也錄是出為登州  
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

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晁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吳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員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卽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開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爲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荅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措亟斂間里為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挺之從孫綬綬父丹嘗為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蕡為宣歙團練使替卒綬總留事悉

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  
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爲節度時德  
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卽用軍司馬代之以和  
獸衆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擢爲河東司馬明年儋  
卒卽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  
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  
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  
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  
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  
伏入爲尚書右僕射綬旣名胄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  
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桃  
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綬斬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  
出爲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淩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  
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次遣將齋檄開  
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  
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  
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安~~綬旣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  
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  
徒判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  
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



顯過于閬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它客不召綬後達罷  
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  
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聞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  
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憐而  
瘖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嘗  
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為振  
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為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  
回鶻入辟竊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  
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  
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  
詔以夏綬銀節度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終

裴陽宋相崔李解列傳第五十五

宋宋祁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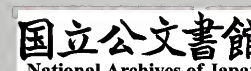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勅重承直郎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勅重承直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裴淮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  
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鑄諭曰同三輔  
吏事繁子盍來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更白積案數百  
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更連紙進筆為  
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



自海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子後爲永年令  
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灌侍疾十餘年  
不肯仕琰之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  
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賊爲李尚隱所劾詔灌按訊而  
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爲阿右灌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  
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灌  
上言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  
使乘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  
春雨不時降人心焦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  
孽職爲此發令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  
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  
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  
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  
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敝哉不報遷兵部侍郎  
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  
爲多拜御史大夫灌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灌  
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  
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闕改太子賓客卒贈禮  
部尚書諡曰懿從祖弟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

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爲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竊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爲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絲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贖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  
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踰倚加厚李  
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  
敦復任氣而踈以林甫爲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  
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  
其下禪將程藏曜曹鑿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  
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  
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  
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恠殺  
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爲浮屠不許

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  
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  
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  
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  
間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  
老彌篤云子諡

諡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練舉止不順累  
遷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  
東都會吏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寬將德寬舊恩  
且聞諡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四  
承賊殘殺宗室請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請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歲出內幾何請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請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

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卽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薨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請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請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請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請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五  
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  
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諸  
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鞫人以賊卒  
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寬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  
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  
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  
人見崔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胄爲支使代宗惡宰相  
元載怙權召栖筠爲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胄殿中  
侍御史尤爲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陽人爲危  
之胄屹然不沮惴少游復表爲淮南觀察判官載譖始  
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爲載復讐窮擿  
所惡會胄部人積胄雜奉爲贓炎遣員寓蔓劾峭詆貶  
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  
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爲月  
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  
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剝下希恩製重錦異綾  
名貢奉有中使者卽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直  
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庸人待賓介不  
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亦劾斥其管記世恨胄

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  
世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  
右御史中丞桓彥範哀恕已爭取爲御史楊再思素與  
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事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  
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仲難進抑躁求也遂  
爲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誘  
勸後生脩講舍人以爲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  
建都督府擇最吏故嶠爲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  
荊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務耳闕下  
請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  
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爲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墮  
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  
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  
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諡曰敬

洛州刺史元子人君明紹補備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範  
行河北鄣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慶禮與議見其方  
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爲嶺南採訪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  
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痍莫敢往慶禮身到其境  
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



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堦植兵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翹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使築裁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爲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異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戍營州士纜數千無甲兵疆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諡慶禮兄子辭王亦自詣闕訴改諡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名屬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爲柳城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是疾不能造朝帝以絳州寒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

璋爲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爲  
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  
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中以恩意歷沔綏二州刺史  
姆饋孺子以餅妻僞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瑒始爲  
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  
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  
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寃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  
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  
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  
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  
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權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  
貪求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日知先構瑒  
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  
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  
丞戶部侍郎帝常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  
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  
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華州刺  
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莖經  
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爲國子祭酒表大  
儒王迥賈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迥賈

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  
歸子路直弘文餘皆有名場奏有司帖試明經不實大  
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  
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  
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  
任散官遂著令人徒爲場立頌大學門又言古者卿大  
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  
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  
後爵之唐與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  
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  
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稟而博  
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  
進士十倍胥吏浮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  
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  
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  
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  
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場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  
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提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  
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場曰事益於  
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場伯

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  
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  
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  
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儵曾孫解褐左玉鈐  
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  
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  
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  
弟子胡鷄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  
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

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  
賜隱甫百縑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  
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  
刺史太原尹入爲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  
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  
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  
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厨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  
而下舊皆得顯事無所承詔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  
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  
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

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  
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  
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然帝嫉  
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爲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  
南尹帝還京師卽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  
州大都督諡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  
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  
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吾不以其人  
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絜介  
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  
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  
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由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  
邽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  
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  
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  
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  
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  
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

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  
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湜愔復當路乃出尚  
隱爲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錄  
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  
郎懷讓脩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  
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  
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贓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  
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  
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  
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

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  
語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  
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  
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  
賈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  
丘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吏多小人乾隱  
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  
子詹事不聞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楊益二州長史東  
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  
十五諡曰貞尚隱三人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執失

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譎惟劾逐幸臣  
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  
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爲之尚隱以大  
夫不克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  
爲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  
丞奏事稱旨躡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  
迫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  
侍御史安撫烏貲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  
北廷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

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  
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  
習戰多爲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  
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  
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  
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  
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璽書勞  
問會吐蕃驩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  
諸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  
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  
同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三十終



